

第三回 錦字寄來遲夢鄉喚醒 參星催散速急網奔逃

詞曰：

情牽意絆如縷，喚醒遊魂，耳畔聞鶯語。做作那知埋怨誤，錦箋寫擲花間去。世事翻雲與覆雨，擊破銅壺，漂泊自何處。消息欲通難訴與，藏舟且辦逃生路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生一夜無眠。直到早飯時分，乃吩咐墨僮道：“歐相公回家與否，可到他家一探，若是回來，早報與我知道。”墨僮聽說，即忙走到歐陽生家裏，敲門道：“歐相公近日可回家麼？”內應尚未回來。墨僮聽說未嘗回家，急轉身回去報生知道。生又以好友離居，日坐書房飲恨而已。

卻說雲娥同愛月，自從見生樓下答話殷勤，是夜下樓，一夜亦惟撫几托腮，無言兀坐。愛月知雲娥意有所思，便道：“適纔登樓晚眺，見黃公子逍遙樓下，潛身花塢，竟成司馬之麗容，頓減潘安之逸貌，故思之，心中似有所求未遂。且姐姐自昔日貽帕之後，音信久疏，直到今日。怪不得黃郎怨我二人有始無終，使人空想豐儀，究無實意，豈不誤了此生憐香真意？”雲娥見愛月如此說，不禁中著心脾，幾乎淚下。乃歎道：“我正為此事躊躇，難乎進退，無可奈何。”愛月聽過便道：“小姐休得沒了主張，誤卻風流才子，抱恨終身。倘壞公子玉體，那時悔之晚矣。依愛月之見，不若修書一封，招之使來，令其即刻過樓少敘，以申契闊之私，省得兩處斷腸，豈為不便？”雲娥道：“正恐冒野合之穢，貽悔終身，以致旁觀恥笑。故思量至屢，不敢作那偷香故事，為人所輕賤也。”愛月道：“雖如此說，畢竟要具數字敘那久疏之故，祇為黃郎場期已屆，不敢相擾，以表無他。婉轉致詞，庶可消黃郎愁悶於萬一也。”雲娥道：“此意吾豈不知，第思幽閨字跡，豈可輕傳？倘或被人所見，寧有不作終身醜談？”愛月見雲娥如此說，亦不敢強其修書，由其自便。

略挨數日，已是揭榜之期。生乃潦草成章，竟為下第；歐生脫穎囊中，名字高登。歐陽穎中在第三名。

愛月聽外人傳說，知公子失意秋間，遂把黃生下第之事對雲娥說知。雲娥知道下第，暗想道：“昨日看見黃郎，分明為我久疏音問，是以相思，容瘦如梅，眉鬢似柳。況眼前秋令，加以金風冷落，下第而居，極目蕭條，必增憔悴。不如依愛月之言，聊寄一書，以致慰藉之情，或可消愁解恨。”遂命愛月磨墨，拂箋，挑燈振翰，下筆直書。書畢，次早即命愛月將書達生，且囑愛月道：“汝把這書通於彼處，宜即早回。”愛月領命，仍向前日採花駐春園而去。

逡巡之際，行到書房亭外，猶靦腆不前，立於窗外。但見黃生睡在碧紗帳內，案前雅具雜陳，無心坐几觀書，有意夢中尋美。沉吟半晌，即欲回來，乃轉思道：“我若空回，豈不辜負小姐致書一番好意？”佇立久之。但黃生風流人物，一段幽韻更覺可人，為門外佳人所見，心內倍加愛惜。不禁直進房中，把暖帳一牽，伸手將枕頭輕輕敲了數下。生夢中不覺吃了一驚，翻身一顧，愛月便低聲道：“公子正在睡鄉，為小婢喚醒矣。”生見愛月，知為雲娥小姐所使，深深作揖道：“姐姐今日光臨，怕是小姐有些心事託汝代傳。小姐一片好心，小生知之久矣。自隔樓贈帕、望雁傳情，至今渺無音耗，心中痞塊結於膏肓，每想此情不續，幾欲自盡。何期姐姐今日嗣來，是救小生之命於既絕也。”愛月聽了，遂將雲娥之書遞與黃生。生未及展開，又問愛月道：“小姐今日必有見教。”愛月道：“妾窺小姐心向郎君已久，奈男子不可無媒苟合，以致貽累郎君貴體欠安，誠為可恨。此繫小姐親手所書，一片心情盡罄其上，試展一看，自必了然。”生乃將書拆開一看，又致謝道：“若非姐姐指示，幾忘贈帕之情矣。”祇見書上寫道：

憶自客樓贈帕之後，音問久疏。所以然者，正恐擾蕩豐神，致減遠揚之念耳。是以芳顏一別，迴隔人天。際此光風朗月，無時不遙想芝眉。結願既堅，日牽肺腑。伏念足下，品邁王楊，文追班馬，正擬名魁乙榜，何期第落孫山。固知才調絕倫，無如命不由己。秋闈失意，頓減風流，毋亦為牽情所致。陋質鄙姿，不堪握盃。奈與足下相逢，留情風月，無意功名，心遙心邇，抱歉何如也！獨是青春未去，奪錦有期。那時姓字高題，趨迎有日，兼兼比翼，共遂於飛。芸窗雪案，尚須中流鼓棹，切勿日同鷓鴣，祇怨年芳，徒紛足下之心，無益鐘情之事。至於露白霜高，寒風蕭瑟，尤須保重，勿致欠安。後會有時，安在香奩待字，始不為無因矣。忙裏傳言，情長楮短，一經青照，榮荷良深。此上研臺，伏維藏覽。臨風珍重，不禁神馳。書達黃郎文几。

辱愛妾曾浣雪端肅百拜

生看畢，歡喜起來，乃暗想：“雲娥才質真為舉世無雙。祇看是書，尺幅波瀾，措詞無微不至，且見體段大方，非鑽穴逾牆所可比。小生若辜此意，罔自為人。展讀之時，令人臥想。”

正吟哦間，忽見歐陽生遣家人持書至。生雖失意，志氣不頹，遂對家人道：“相分高中，尚未造府拜賀，反辱書來。”拆開書看，見上寫道：

從君歸後，旅日如年。清夜興思，離魂與落葉同飛，客夢並秋聲共寂。榜中忝標前隊，文章實愧同人。回思才調如君，仍嗟垂翅，恐是龍頭所屬，遲我一籌，他日秋風，鵬程萬里，匣中霜雪，必耀神光。即有所違，幸勿介意。昔日別弟歸家，想為隔牆美。瓊姿艷質，種種關情；花陰月下，諒必稱心；握手天臺，料應數度。然此中景味，勿語俗人，足下一片深心，莫遮知己，弟之短才淺識，已探素心。敬奉寸函，略輸哀曲。余容面晤，指點疏愚。書到時，勿負江於佇望，得登電覽，何既榮光！肅候近安，維期晒納。書上玉史黃兄文几。

研弟歐陽穎頓首

生看畢，暗思道：“纔得佳音，正圖一會，不期友人書到。欲往相賀，省中隔此不遙，明日可買舟一去。雲娥小姐處，今日更非前日，相與不同矣。不如也作一書寄去，託愛月送與小姐知道，多少是好。”生意已定，遂將雲箋一幅，揮毫直書。書畢，遂到蕉樓下，一探愛月在否，一無動靜。生又思歐家家人相等同行，遂往外束裝就道。

次日抵省，見了歐陽生，致賀畢，便將雲娥致札之事說過一遍。歐生贊歎不已。遂與同在省中居住不題。

卻說雲娥母舅葉總制，素與部將蘇廷略有隙。不期邊人犯境，葉公臨陣被擒，乃與族兄廷策，疏葉公通謀叛逆。旨下，以葉公擬罪當族。刑部文書密行本府。太守姓錢，名國弼，原繫曾太卿門生，平日素知曾夫人家眷寓在葉家府中，乃密令心腹公差報與曾夫人母子知道。於是母子丫鬟及老管家四人連夜準備奔逃外方居住。

正在躊躇，忽見公差來到，大家一見震驚。曾夫人見事頭不好，遂自求生，因對雲娥說道：“汝父在日，唯有金陵吳年伯十分知己。目今年伯已故，年母在堂，母子孤單，與吾同病。莫若急投彼處。”雲娥聽說有處藏身，心纔放下。祇可憐母舅一家被慘，坐視實難為情。說畢，夫人、小姐並愛月、管家，跟著錢太守差人，往後門走出。

愛月但道：“此行恐不能再入此門，可惜焦樓上下一派景物，尚未飽觀。”曾夫人道：“如今尚慮及此乎！”雲娥聽見愛月所言，不覺心中難舍，淒然流淚。乃以目視愛月，愛月會意。又見天色尚早，猶未起行，乃潛步竟往駐春園一探。祇見亭前緊閉，寂然無人。

不多時，天已發亮，祇得討轎出城。但見官兵圍住葉府門前，府內百餘人一時遭此毒慘，不知所為。曾夫人家眷出城，便叫隨轎管家雇船而去，投金陵吳府來居不題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